

人鹭相伴演绎传奇情缘

◎阳 子

在四川简阳市，残疾三轮车夫刘绍国与一只白鹭的传奇故事，如今已越来越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美谈。因为无论晴天还是雨天，只要刘绍国蹬着三轮车奔驰在大街小巷，人们就会看见，那只与他形影相随的白鹭总会很安详地站在他的肩头或三轮车龙头上，成为简阳城里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2002年9月21日中秋节这天，记者来到简阳，见到了刘绍国和他那只充满灵性的小白鹭。于是，一个人鹭之间动人的故事展现在了记者眼前——

天赐奇缘，小伙子赠鹭好心人

32岁的刘绍国至今记得，他和白鹭的奇特缘分开始于2002年4月的一天。那天中午，刘绍国正蹬着三轮车在大街上拉客，他突然看见在新民街的路边，有一个头发蓬乱的小伙子正在卖鸟，那只羽毛尚未丰满的幼鸟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无助地环顾着四周，嘴里不停地发出凄厉的叫声。在农村中长大的刘绍国认识这种鸟，知道它的俗名叫“白鹤”，

只是近几年已经越来越难得见到了。看着那只被出售的小白鹤，刘绍国不由动了恻隐之心，想要买下这只幼鸟去放飞。于是，他把三轮车停在路边上，问卖鸟的小伙子要卖多少钱？这时候，刘绍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卖鸟的小伙子竟提出分文不取要把小鸟送给他！就在刘绍国感到惊诧不已时，那个小伙子又说，几个月前，他曾陪伴身患重病的母亲来简阳求治，是一个跛脚的三轮车师傅把他和母亲从长途汽车站送到医院，而且没有收他们的车钱。“我记得那个好心的大哥说他姓刘……”小伙子的话终于让刘绍国隐约记起是有这样一件事，可他还是坚持要付钱给小伙子。后来，见小伙子实在不肯收钱，刘绍国就请他去吃了一顿午饭。

可那个小伙子并不知道，刘绍国的处境其实十分艰难。刘绍国在 1 岁多时就因髋关节长疮，贫寒的父母又无力及时送他到大医院诊治，结果落下终身残疾。8 岁时，刘绍国上了小学，因为在学校里常受同学欺负，学习成绩本来不错的他，最终连小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1994 年，经人介绍，24 岁的刘绍国与同样身有残疾的农村姑娘郑良琼相识并结婚，而且很快有了两个孩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然而，无论生活多么困难，只要遇上比自己更加困难的人，刘绍国都会主动伸出手去帮一帮他们。他说，只有这样做，自己的心里才会感到踏实一些。所以，当他准备买下那只幼鸟时，一方面是想帮一帮卖鸟的小伙子，另一方面则是想买下小鸟后去放生。刘绍国听人说过，白鹤是国家保护鸟类，可如今有些人就专门喜欢吃稀有动物，因而他害怕这只可怜的小鸟也会落到这些人手中。那天下午，在送走卖鸟的小伙子后，刘绍国就特意将小白鹤带到简阳城外的沱江河畔，准备在这里进行放飞。可是，由于实在太幼小，小白鹤在沙滩上

几次展开双翅都没有能飞起来。看见这样的情形，刘绍国一阵心酸。他俯下身去，将小白鹤轻轻抱在怀中，决定带它回家，养大后再来放飞。

但要养大小白鹤，对于刘绍国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白鹤的学名叫“白鹭”，又名“鹭鸶”，是一种以小鱼小虾为主食的水鸟。自从家中来了这样一位尊贵的“客人”，刘绍国和妻子郑良琼就每天都要去农贸市场上来买小鱼小虾喂它，少则1元钱，多则两三元钱，天天如此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郑良琼因幼年时患脑膜炎成了哑巴，右手也有残疾，所以结婚之后就一直只能在家中操持家务，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刘绍国蹬三轮车挣钱来维持，每月两三百元的收入，又要租房，又要送两个孩子上幼儿园，再要喂养一只白鹭，这样的压力使刘绍国渐渐感到了有些力不从心。然而，他却一直坚持了下来。刘绍国说，也许在很多人看来，白鹭只是他喂养的一个宠物，甚至因而嘲笑他自己的生活会很困难还喂养宠物干什么？但他却从来没有把这只白鹭看做只是供人消遣娱乐的宠物。他说，自从收养下这只白鹭，他就把它看做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朋友、自己家庭中的成员。正因为这样，不管生活有多困难，刘绍国都不会抛弃它，他一定要把小白鹭养大，让它重新回到美丽的蓝天去自由飞翔。

不舍分离，小白鹭重回主人身边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在刘绍国和妻子郑良琼的精心喂养下，可爱的小白鹭渐渐长大起来，身上长满了洁白而美丽的羽毛，叫声也比过去更加清脆，更加响亮，不仅是刘绍国夫妇和两个孩子对它有了深厚的感情，而且周围邻居也都喜

欢上了这只灵性十足的小家伙。可就在这时，刘绍国却决定要去放飞小白鹭。尽管6岁的儿子刘传文和5岁的女儿刘玉兰哭闹着不要爸爸把小鹭带走，尽管很多人对刘绍国的举动都不能理解：一家人省吃俭用把小白鹭养大，使人鹭之间建立起了超越寻常的深厚的感情，如今却要把小白鹭放走，刘绍国的脑子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可谁又明白，放飞小白鹭，又有谁会比刘绍国心中更加难受呢？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已经使刘绍国和小白鹭难分难离：每天晚上，当在大街上拉了一天客人的刘绍国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灵性十足的小白鹭就会欢叫着展开双翅飞到他面前，一会儿落在他的肩头上站一站，一会儿又伸着自己长长的脖子在刘绍国的脖子上不停的摩擦……这幅人鸟共处、其乐融融的情景让很多人看了都会感动不已，当天气热起来，蚊子、苍蝇等害虫也多起来，小白鹭又自觉地充当起了刘绍国的“保护神”，在他周围飞来飞去，只要发现苍蝇、蚊子飞近刘绍国，它就会毫不留情地用自己又长又尖的嘴去啄它们，而且弹无虚发，一口一个准，不大一会儿在刘绍国周围的地上就会落满密密麻麻苍蝇、蚊子等害虫的尸体……想到这些，刘绍国心中就会不由隐隐作痛，感到自己与小白鹭更加难舍难分。可是，刘绍国知道，小白鹭是只野鸟，它应当重新回到大自然去，而这也是自己收养下它的初衷啊。于是，刘绍国决定邀约上自己的几个朋友，一起去为小白鹭搞个放飞仪式，庆贺小白鹭新生活的开始。

2002年5月12日黄昏，夕阳西下，彩霞满天。在简阳城外的沱江河畔，刘绍国和几个朋友带着小白鹭来到一块空旷的沙滩上，他们将在这里为小白鹭举行放飞仪式。几个人围成一圈把小白鹭托在刘绍国的手掌上，他们静静地为它梳

理着满身洁白的羽毛，一遍又一遍……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天色已经渐渐灰暗下来。这时，刘绍国一手托着小白鹭，一手不停地抚摸着它，然后又依依不舍地亲吻着它的小脑袋。终于，刘绍国突然将双手往空中一抛，就在这一刹那，小白鹭顺势展开双翅腾空而起，在围着刘绍国在空中盘旋了几圈之后，清脆的欢叫着向远方飞去，很快就消失在了夕阳的余晖和朵朵彩云之间……看见小白鹭的影子很快飞远，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刘绍国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失落，他站在那里，两眼呆呆地望着天空，莫名的愁绪使他久久没有说话，他开始牵挂起小白鹭往后的生活，更为小白鹭的平安感到担忧。刘绍国怅然若失的样子，使他的几个朋友也沉默不语。过了许久，他们才拍着刘绍国的肩头说：“别看了，小白鹭都飞远了……你不是说过蓝天白云是它最好的家吗？现在小白鹭回家去了，让我们为它祝福吧。”朋友的话使刘绍国难受的心情得到了几分安慰，他最后看了一眼小白鹭飞去的方向，然后就和几个朋友一起跳下河去游泳。

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刘绍国在河里游了一会儿后，爬上岸来。这时，他突然看见在沙滩上自己堆放衣物的地方，有一团白色的影子在晃动。刘绍国心中一惊，仔细看时，原来是他的小白鹭又飞回来了，而且就站在他放有衣物的地方，看守着他的衣物！“小白，我的小白！”刘绍国激动极了，他轻声唤着自己给小白鹭取的名字，快步向它奔去。当小白鹭也发现了正向自己奔来的刘绍国时，它扑闪着双翅飞了过来，一下子站在了刘绍国的肩头上……这次放飞虽然没有成功，可刘绍国心中却充满欢喜，而短暂的分离也使他更加感到小白鹭在自己生活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更被小白鹭对自己的依恋之情所感动。刘绍国暗暗立誓：从今往后，自

己一定要养好小白鹭，不让它受到任何伤害。

形影相随，三轮车夫驮着小白鹭上街头

刘绍国很快发现，经历了短暂的分离后，小白鹭对自己更加依恋，它甚至一刻也不愿意离开自己，当刘绍国白天要出去蹬三轮车挣钱时，小白鹭也会形影相随地陪伴着他。就这样，刘绍国每天出去蹬三轮车时，便会带上小白鹭，让它悠哉游哉地站在三轮车龙头上，一路招摇过市。刘绍国说，当他第一次带着小白鹭这样上街去拉客时，小小的简阳城轰动了，很多人都站在路边看着他和小白鹭，有些好奇的年轻人还骑自行车一路跟在他的三轮车后面，人们被这道独特的风景所吸引。特别是当人们看清了站在三轮车龙头上的小白鹭没有任何东西拴着，完全是自由的时，更是啧啧称奇，不由纷纷问刘绍国：“不用绳子把它的腿拴住，你难道不怕这鸟儿会飞走吗？”“不会，它不会飞走。”刘绍国大声回答人们，脸上始终荡漾着微笑。因为他心里有数，小白鹭绝不会离开自己。

是啊，几个月的相处，刘绍国和小白鹭之间所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就仿佛是一种特殊的人鹭奇缘，又有多少人会真正明白呢？而在内心深处，刘绍国则希望有一天小白鹭真会离开自己，重新回到大自然去，在蓝天上自由飞翔，因为那才是这个可爱的小精灵最好的归宿啊。然而，让刘绍国大失所望而又欢喜不已的是，当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白鹭就这样每天陪伴着他，始终不肯离开他半步。于是，在简阳城，刘绍国和小白鹭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传说着家喻户晓。这时，当刘绍国再去农贸市场给他心爱的小白鹭买小鱼小虾

时，有些商贩就会主动抓些鱼虾给他，而且不肯收钱。刘绍国知道，这些商贩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同样喜爱他的小白鹭。然而没过多久，刘绍国和小白鹭却又一次面临分离，他们被强制分开了。那是一天上午，刘绍国像往常一样带着小白鹭一起上街去蹬三轮车拉客，可刚到大街上不久，两名 110 巡警就骑着摩托车来到他面前，说他盗猎国家保护动物，不仅要把小白鹭带走，而且还要对他进行罚款。这样的情形是刘绍国始料不及的，他再三向巡警解释，加上周围群众的证明，巡警虽然最终没有罚刘绍国的款，但他们把小白鹭带走了。当刘绍国看着小白鹭被巡警带走，听着它一声接一声凄厉的尖叫，他感到心如刀割。刘绍国想要跟着巡警追去，可转念一想，巡警这样做也是为搭救小白鹭，放它重归大自然，这不也是自己的心愿吗？如此一想，刘绍国的心情释然了许多。他在心中默默地对小白鹭说：“小白，你好好去生活吧，蓝天和白云才是你真正的家啊，我会永远想念你，为你祝福。”

那天晚上，刘绍国很晚才回到家中。当他放好三轮车，闷闷不乐地打开家门，刘绍国突然就惊呆了，他看见小白鹭又扑闪着翅膀从屋里向他飞来，一下子站在他的肩上，用嘴不停地轻轻啄他。那一刻，刘绍国真是百感交集，泪水潸然，仿佛是在梦里一样。他将小白鹭抱在怀中轻轻吻着，吻着……后来，巡警告诉刘绍国，他们那天把小白鹭带走后，下午就去郊外放飞。至于小白鹭是如何又回到刘绍国家中的，则至今是个不解的谜。不过，刘绍国说，自从这件事情后，当他再带着小白鹭一起上街去做生意时，巡警便没有再为难过他。相反，当了解到他和小白鹭之间传奇的故事，巡警们也无不感动，时常会主动帮着他照顾小白鹭。

演绎传奇，小白鹭智救主人性命

如今，在刘绍国心中，小白鹭的地位与日俱增，它的价值早已经不再只是一只普通的鸟。“小白鹭救过我的命，它对我有救命之恩啊。”说句话时，刘绍国看着小白鹭的眼中流露出了无限深情。这是怎么回事呢？刘绍国向记者讲述了聪明的小白鹭智救主人的感人故事。今年7月，妻子郑良琼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农村，只有刘绍国一个人留在县城里蹬三轮车。一天晚上，奔波一天之后，刘绍国就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喝酒，结果喝得烂醉如泥，被几个朋友送回家后就开始不停呕吐，继而又栽倒在地上人事不醒。小白鹭从来没有见过主人醉成这样，就飞到刘绍国身边不停的尖叫，还用翅膀去扑打他的脸，可刘绍国还是一动不动。小白鹭更加狂躁不安起来，它扑闪着翅膀飞出窗去，站在邻居家的窗台上大声叫着，还不停地用嘴去啄窗玻璃。小白鹭反常的举动引起了邻居的注意，因为小白鹭过去从来都只会对刘绍国如此热情，它今晚怎么会对自己也这样呢？这样想着，邻居突然意识到会不会是刘绍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邻居知道，刘绍国的妻子和孩子都不在家，于是急忙来到刘绍国家一看。当看见倒在地上的不省人事的刘绍国时，这位邻居才真正明白了小白鹭的用意。后来，当刘绍国服下邻居的醒酒药后，渐渐从昏迷中苏醒，又听邻居讲述了小白鹭救他的事情，他对小白鹭的感情更加深厚了，仿佛就是自己的家人一样，不管做什么，刘绍国都会惦记着小白鹭。

小白鹭智救主人的事情传开后，很多人都对这只可爱的小鸟更加刮目相看，有人甚至愿意出两三千元的高价来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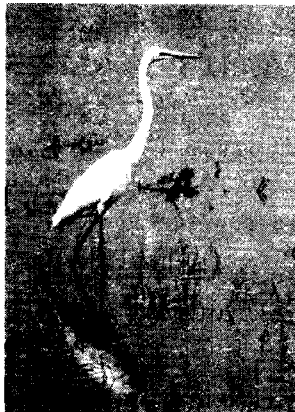
它，但刘绍国始终不肯，因为如今的小白鹭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伙伴，他无论走到哪里总会带着小白鹭。不仅如此，如果小白鹭偶有不适，刘绍国就会坐卧不安，牵肠挂肚，甚至会停下生意来成天陪伴小白鹭。有一次，也许是见刘绍国大杯喝酒很爽的样子，小白鹭也把自己的嘴伸进了主人的酒杯，“咕咚咕咚”就大喝了几口，这一来可惹了大祸，只见它在酒精作用的刺激下，站在桌子上不停的摇晃，而且缩着脖子，耷拉着脑袋，完全没有了生气……刘绍国被小白鹭的模样吓坏了，扔下酒杯就抱着小白鹭向医院跑去。可到了医院，医生说他们不给动物看病，叫刘绍国带着小白鹭去找兽医。然而，当时天色已晚，在简阳城里上哪里去找兽医呢？无奈之下，他只好抱着蔫头蔫脑的小白鹭回到家中。那天晚上，刘绍国一直无法入眠，心中始终惦记着小白鹭，害怕它会有三长两短。所以每过一会儿，他就会下床去看一看小白鹭……第二天，刘绍国没有出去蹬三轮车挣钱，第三天他仍然呆在家中守着小白鹭。有人对刘绍国的这种做法很不理解，说他真是个傻子，为了一只生病的鸟竟然连钱都不去挣。可他们怎么会知道，在刘绍国心中，小白鹭早已经如同他的亲人一般。刘绍国说，如果我们的亲人得了重病，我们难道不应该去悉心照顾他吗？

好在几天之后，渐渐酒醒的小白鹭又恢复了和往常一样的活力，刘绍国那颗不安的心才踏实起来，重新开始蹬三轮车挣钱。

这场风波之后，刘绍国对小白鹭的饮食更加小心翼翼。刘绍国说，人如果有了病，什么地方不舒服可以说出来，可小白鹭不会说话，所以看着它生病的样子，更加让人着急，让人难受……刘绍国说这番话时，小白鹭就十分乖巧地依偎

在他的怀中，任由主人轻轻抚弄，让人感叹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人鹭之间亲密和谐的画卷啊。

然而，就在采访快要结束时，刘绍国却心事重重地对记者说，如今，他感到自己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因为妻子一直不能挣钱，而两个孩子又相继到了要上学的年龄，需要花费很多钱，他不知道到了那时候自己应当如何来支撑这个家。“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要把小白鹭卖给别人呢？”当记者这样问他时，刘绍国沉默了。他轻轻地抚摸着小白鹭的羽毛，半晌才说：“如果真的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也许会把它卖给别人……但如果我真要卖了小白鹭，我会一生不安，一生内疚。”



不得不离别的那只狗

◎刘骆生

《孽债》和《小芳》流行的那些日子，插过队的老同学遇到一起，都开句玩笑：在插队的地方是不是留下了《孽债》和《小芳》……回忆起当年不堪回首的插队生活，许多事情都有意无意把它们忘记，甚至包括可能的孽债和朦胧中的小芳。但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是救过我和另外一个同学的那只叫“东东”的狗，它和我们一起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插队岁月——它是我们全体知识青年共同的朋友。

最近在各种报刊上见到了许多写猫狗和人的文章，读过以后老有一种甜腻的感觉，总印象：文章中的人大都百无聊赖，文章中的狗大多争宠吃醋。它们的血统可能比东东高贵，但是它们的“狗格”却永远比不上东东。我就讲讲“东东”真实而又感人的往事吧。

“东东”的全名叫“项东”，和当年动员我们到东北农村插队那个县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用同一个名字。当年他在动员会上对我们讲：“我们那旮瘩吃啥有啥，土豆长得像西瓜，野猪漫山遍野，随便抓，谁抓住算谁的……”我们这帮人刚到屯子里时，不知道东北的猪是放养的，因为谁也没

见过野猪，把人家漫山遍野乱跑的家猪当成野猪捉了两只回来给杀了吃了，屯子里的社员火了，差点把我们当成胡子扭送到公社去，末了我们陪了夫人又折兵，后来有狗以后就管它叫“项东”，狗只听懂“东”就管它叫成“东东”。

东东是号称累死骡子的同学换来的。累死骡子负责给生产队放牛，一头牛犊从悬崖上掉下去摔死了，他力气大楞给生产队背了回来，队长看看真是摔死的，也没有说什么，牛肉让我炖了吃了，牛皮让他换来了一只刚满月的狗，就是东东。东东除了头大有些像斗牛犬，毛色是那种形容不出来的深灰色。

狗和人一样有了白面就不吃玉米面，那年五·一我们改善生活，破例蒸了锅馒头，每人分三个，东东闻到了味，说什么也不吃喂给它的玉米面贴饼子，来回对每个人摇尾巴，可怜兮兮讨好我们，馒头平时我们都吃不上，谁也舍不得给它。因为过节，大家还打了几斤便宜白酒，争来让去时不知谁的馒头掉在了酒碗里，就把馒头捡出来喂给了东东。东东居然毫不嫌弃三口两口就给吃光了，不一会就见它撒起酒风来扑这个咬那个，但就是动作不协调，摇摇晃晃咬不准地方，一走就摔倒，爬起来走不几步又摔倒……逗得我们都笑得直不起腰来，自从插队以来我们这是第一次如此开心地笑。累死骡子不能休息，傍晚才放牧归来，见他心爱的狗没有像往常出来迎接他，马上着急，终于在柴堆旁找到了东东，他抱起来闻到狗身上的酒气，顿时急了，大喝几声，问是谁给灌醉的，大家见他真生了气，谁也不接话茬，后来见他气小了一些，才把原委告诉他，他怀抱着东东，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说：“这狗才二个月大，白酒喝多了会变傻的”。

谁知这东东不但没有变傻，后来出落的膘肥体壮还异常灵活，更有一着绝活，只要是知识青年，甭管是哪的，即使是第一次来我们宿舍的，东东既不叫也不咬，上前闻闻就会把路让开，把人家迎进门来。对当地社员就不同了，那怕是一个屯子里的，死活不放人家进这篱笆墙，除非我们中的谁喝住了它，否则它又叫又咬。两岁后的东东长得像牛犊子大，社员们更不敢惹它了。其实我们下乡两年多以后，无论行为举止还是穿戴打扮和当地人基本没有什么区别，奇怪这东东是怎么判断不同身份，比飞机场安检仪器还灵。

东北农村一年里得有 11 个月吃冬贮的白菜、土豆、萝卜。家家都有一口入地一丈多深的菜窖，我们自然也不例外。由于我们每年冬天都回北京过，冬贮的菜可以省下不少，于是就有说不清是谁来年四五月就乘半夜偷我们的。懂无线电的同学做了一个报警器，安在了菜窖的盖上，夜里有人掀菜窖的盖，警报器就会响，我们也不出屋，在宿舍里抬高半尺冲着菜窖方向就是一土枪，土枪杀伤力不大但是声响特别吓人，也防止过几次菜的丢失。农村电池不好买，慢慢警报器不灵的消息让偷菜的人知道了，菜窖又不安全起来。这时累死骡子高兴了，“我当初就说过，东东不会白吃咱们的饭……”经它调教，东东还真挺尽职尽责，时不时半夜从菜窖那里传来它的狂吠夹杂人的害怕的叫声，根本不用再放土枪，菜也不丢了。

女同学对吐着鲜红舌头晃来晃去的东东敬而远之，但是东东不理睬，一到开饭时间它不用看表准时跑进女生宿舍讨饭吃。吓得她们赶紧把自己的饭拨出来给东东喂上，害怕东东蹿起来要，好在女生饭量小也饿不着她们。后来女生和东东混熟了，东东格外听女同学的话也在情理之中。以前女同

学要到别的屯子或到公社商店买东西都有为难之处，因为路远怕遇上狼或坏人，她们都要邀请男生护航保驾，但是叫谁不叫谁颇有些为难，既怕不相干的男生自作多情，又怕给别人造成落花有意的错觉。现在好了有东东跟着就什么也不用害怕了。

以上的事情并不是东东的主要贡献。大约是 1975 年冬天，北京又发布了最新指示：所有知识青年不得回北京过春节，都要留在当地农村就地闹革命。这意味着公社不给开探亲证明，火车站不卖给火车票，北京不让报临时户口，街道积极分子天天上你们家动员你回农村去……比上述更使我们为难的是，这指示给我们来了个措手不及，因为平常是回北京过冬，用不着准备寒冬腊月取暖的柴火。现在可不行了，只好在大雪封山的日子冒险到山上拉柴火。由于这事有一定的危险，派谁不派谁不好说，大家民主决定：女同学可以不去，男同学俩人一拨抽签决定谁是第一车。结果是我和林峰第一拨去冒险。我们俩既没有赶过车也没有装过车，但是凭着年轻气盛不愿意表现自己没本事，第二天硬着头皮从牲口棚找出三只最老实的牛，套上牛车上山了，临行，累死骡子看我们俩那二把刀的架势，讪笑着说：“把我的东东带上吧，我的东东说不定都比你们两个顶用……”我们也没有心思和他开玩笑，叫了声“东东”，东东几个健步嗖地一下就窜到了车上，和我们偎一起还暖和些。东北的 12 月就天寒地冻，手如果湿的，一摸铁的门把手能生生粘掉你一层皮，小便尿到地上马上就可以冻成一个倒立的钟乳石状。我们穿着大衣毡靴戴着皮帽子捂得严严实实上了路，出门天上飘着的雪花还小，进山的路还清楚。但是七拐八拐到了山上就只知道来路却辨不清方向了。雪慢慢在加大，我们顾不上休息，再加

上天冷，赶紧从雪里把秋天就砍倒的柴火一棵棵聚拢到一块，再一抱抱拖到车上。等开始装车了才发现原来装车还挺有学问，装的靠前了车辕会很重，驾辕的牛受不了，装的靠后了，车辕太轻驾辕的牛使不上劲会拉不动车。我们是第一次干，总掌握不好，装了卸了装折腾了好几次，不知不觉倒了下午两点才把车收拾利索。等我们忙活完了抬起头直直腰的时候才发现雪早已下的非常大，来时的车辙已被雪遮掩的好像这天底下就从来没有过车轱辘印。我说应该往左走，林峰非说应该朝右，东东窜来窜去，一会追野兔，一会往榛树棵里钻，看我们半天也不动地方，悄悄地蹲在我俩旁边不理解地看着我们，经过一番争辩统一了大方向，天已阴的像口锅扣在了我们所在的山上，等到了山下开始爬另一座山时，雪滑山陡，驾辕的牛一使劲夹板的套绳被它挣断了，大黑牛蹭地窜了出去，车一头栽在了雪地里，把在车上打盹的我俩全给摔了下来，再看天，天完全黑了，仗着雪反光，还依稀能看清近处的东西，黑暗中闪亮的只有我们俩和东东的眼睛，我俩四只眼睛互相看着都没了主意，先前互不相让的自信现在全消失的无影无踪，几乎同时向对方问道：“怎么办？”东东忽然间昂着脑袋的吠声提醒了我俩，我们只好把希望放在东东身上，撕开烟盒，点燃火柴，用烧黑的小树枝当笔写道：我们遇麻烦，请速来救！然后解下鞋带把纸条系到了东东的脖子上，对东东说：快回家去！因为分不清方向，只好多对东东重复几次：回家！回家！胡乱指了指。东东摇了摇尾巴，紧窜几步消失在夜色中。

天越来越黑，夜越来越冷，我们缩成一团，靠在车上只好苦挨苦等，也许并没过多长时间，但给我们的感觉好像过了好久好久，忽然远处传来狗的叫声，我们一下子精神起

来，当辨别出的确是东东在叫以后，冻饿的感觉也一下子全没了，我们一同大喊“东东！东东！……”此时全世界最感亲近的只有东东，它，也只有它才能把同学和老乡带到我们这来，我们才可能得救，大雪依然在下，多深的痕迹也会在转眼之间就被雪掩埋了，不是东东带路，任是谁也找不到我们的。不久传来很多人的喊声，夹杂着东东欢快的叫，我们侧耳仔细听，果然是许多同学来了，又过了一会儿，已可以远远地看到一溜人举着火把，蜿蜒着向我们所在方向走来。我们俩赶紧大喊：“我们在这，我们在这……”雪地上一个黑色的狗的身影一蹿一蹿走在最前头，是东东努力在可以掩埋了它四条腿的一尺多深的雪里带领大家往我们这里走来……

回家的路上，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们，大家在 12 点开中午饭的时候见我们俩还没回来，就开始有些不放心，估计我俩没有上山捡过柴，可能要拖拉一些。但谁也没有想到这雪会下这么大，你们两个会迷路，等到快开晚饭了，还没见你们俩，大家已分成几拨分头到周围的山上去找过，等进了山才发现雪太大了，手电筒也没有了电，只好先撤回来。你们俩的踪迹线索一点也没有。大家才发现事情有点不妙，但是又没有办法，找生产队要了些废柴油绑了好几只火把，正准备打着火把人分几路再去找时，东东跑回来了，要不是东东及时回来，就算可以找到你们两个，恐怕也要等后半夜，那时冻也把你们两个兔崽子冻死了。“……等回去了，你们赶快给东东跪地上磕两个头吧……”累死骡子得意地说道。“要不是我当初换来了东东，今个就有你们的好看了。”

从此东东不光在我们两个的心中有了不一般的地位，同学们全都对它另眼看待，每逢赶上杀猪，我们全都有意识地

给东东多留些骨头下水，把它当成家庭一员看待。

春节不能回北京，我们在农村自寻欢乐，家里也给寄来了不少奶油糖什么的好吃的。除夕之夜我们玩击鼓传花，鼓声落时花在谁手谁就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或唱一只歌，东东也跟着起哄，围着大家转，花到谁手里时它也停下来在那人后面拱来拱去。女同学中的白雪人长得漂亮，歌也唱的不错，敲鼓的同学几次都想让花落在她手里，可是也绝了，她总能化险为夷躲过去，累死骡子明明唱的不好，我们都说他唱歌就像骡子叫——比驴都不如，但是那把塑料花就跟是他种的似的，老往他那跑。当花再次落到累死骡子手里，我们大家都一齐“嗷”了起来，哄他，就在这时东东乘乱一嘴叼过花径直送到了白雪手中。大家期待的目光一起射向白雪，尤其累死骡子的目光可能更热烈，因为花是从他手中递到白雪手里的，仿佛有了更深的含义……后来果然累死骡子和白雪公开了他们两个的关系，大家都心中有些醋意的对累死骡子说：“你这狗真不白养，看家护院不说还外带着帮你找媳妇……”

一晃五六年过去，知识青年返城风起云涌。我们那里也有同学忽地走了一个，过些日子又突然不见了谁。累死骡子和白雪也走了，他们的离开屯子更有一番神秘色彩，走前一点迹象都没有，说是到县医院去看病，我们私下里都怀疑他们是不是“有”了，要不跑县上干什么，小病公社医院可以解决问题。结果两人的行李都没顾上拿，据说直接从县里拿上档案到白雪爸爸的部队当兵去了，更别说和东东告别。可怜的东东虽说不出话，每天都到队里的牲口棚去找，在那呆到天黑好久才回来。后来好长一段时间趴在窝里，连食都不大爱吃，好在有我和林峰，除了累死骡子，东东最亲近的就